

政治论坛

紧张战乱又一年*

——2006 年中东地区形势特点与美国中东政策

安 惠 侯

摘 要：2006 年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普遍升温：巴以武装冲突不断，黎以爆发战争，伊拉克教派仇杀加剧，伊朗核问题仍陷僵局，地区恐怖活动增多。美国中东政策是该地区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美国政府调整其中东政策势在必行。

关 键 词：中东热点问题；升温；美国中东政策；调整

作者简介：安惠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前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兼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大使（北京 100006）。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7) 01 - 0003 - 11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教育部 2006 年重大研究项目“冷战后中国对中东国家外交政策研究”(06JJJDGJW008) 的前期成果。

2006 年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普遍升温，巴以武装冲突不断，黎以爆发血腥战争；伊拉克教派仇杀造成更多伤亡，伊朗核问题仍难寻出路，地区恐怖暴力事件增多并向欧、亚扩散。事实证明，美国中东政策是该地区各种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中东的乱局也表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美国国内已出现激烈的政策争辩，美国政府调整其中东政策势在必行。

一、巴以冲突险象环生，哈马斯与法塔赫矛盾凸显

2006 年 1 月 25 日，巴勒斯坦举行第二届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大获全胜，组阁执政。法塔赫惨败，丧失执政地位。但阿巴斯作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仍拥有重大权力。结果出现哈马斯领导的新一届自治政府与阿巴斯主席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并存的两个权力中心。

美国、以色列及部分欧洲国家要求哈马斯放弃武装力量、承认以色列、接受巴以过去达成的各项协议，否则不予承认并停止财经援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也要求哈马斯接受美欧条件。哈马斯拒不接受这三项条件，新成立的巴自治政府得不到西方承认，美、欧基本停止财经援助，哈马斯政府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无法协调行动，同舟共济。哈马斯与法塔赫既有政见分歧，又有权力争夺，矛盾日渐加剧，多次酿成流血冲突及火拼。

在 2006 年 3 月 28 日的以色列大选中，沙龙新组建的前进党以微弱优势领先。因沙龙在大选

前突患中风丧失工作能力而由奥尔默特继任党魁，出任总理，前进党与工党及几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奥尔默特原本是沙龙“单边行动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在竞选中多次宣称，如若出任总理，将施行从约旦河西岸撤离计划并致力于划定巴以永久边界。奥尔默特胜选后，在拒不承认 Hamas 政府和停止返还为巴方代收的税款的同时，继续对巴激进派别领导人实施“定点清除”，巴方也不时还以颜色。6月25日巴激进组织武装袭击以南部与加沙交界的以军哨所，打死两名以军士兵，俘获一人。6月28日以军向加沙地区发动一轮代号为“夏雨”的军事打击，造成巴平民重大伤亡。以还在约旦河西岸逮捕多名 Hamas 立法委员及政府部长。7~8 月间以在与黎巴嫩真主党激战时，也没有停止对巴的军事打击。黎以停火后不久，以又向加沙发起新一轮代号为“秋云”的军事打击。11月8日以色列炮击加沙拜特哈嫩镇，导致 19 人丧生，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以军这一暴行引起国际社会普遍谴责。当天，Hamas 表示将支持武装人员袭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其下属的卡桑旅也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政治庇护和物质支持，对以军在拜特哈嫩的暴行，美国应负首要责任；号召巴武装人员及全球穆斯林给美国毫不手软的教训。^[1] 11月11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卡塔尔提交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区军事行动的提案投票否决，引起阿拉伯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2] 11月12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召开外长紧急会议，批评美国再次动用否决权，谴责以军暴行，呼吁由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和“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寻求解决阿以冲突的全面公正的方案，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大敌当前，阿巴斯多次与 Hamas 磋商，先是希望就“狱中协议”达成妥协；后又争取组成“联合政府”。为此，埃及、约旦、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多次出面调停，但成效甚微。障碍主要来自 Hamas，它既不愿改变其强硬立场、承认以色列，又不愿轻易放弃通过立法选举获得的执政地位。然而，Hamas 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尽快组建联合政府，恢复与以和谈，这才符合巴人根本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1月13日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美会晤布什总统前后，多次表示愿与巴方有条件地恢复和谈，且准备在领土上作出让步，同意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3] 11月25日巴以就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达成一致。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停火虽然脆弱，但局势出现了好转的苗头。^[4] 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正酝酿调整中东政策，需要巴以紧张关系有所缓和。12月16日，阿巴斯在约旦河西岸总部发表电视讲话，决定提前举行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立法委员会选举。他说：“让我们回归民众，听从民众的心声，让他们来主宰巴勒斯坦的命运”。阿巴斯强调自己有解散政府并宣布提前选举的权力，并把这场政治危机归咎于 Hamas 迟迟不就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与他达成政治协议。Hamas 立即发表声明称，政府拒绝接受提前选举的决定，并抨击阿巴斯策动针对政府的阴谋，违背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前一天，拉姆安拉还爆发了自 Hamas 上台以来 Hamas 与法塔赫间的最激烈的一次冲突，至少造成 32 人受伤。巴勒斯坦最大两派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二、黎以冲突爆发，以未实现战略目标，黎内部矛盾加剧

2000 年以军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后，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间的军事冲突明显减少，但并未完全停止。真主党认为以色列仍占据的萨巴阿农场是黎领土，黎人民反抗外国占领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以军对真主党的袭击通常总是予以更激烈的回击，但均有一定限度。2006年7月12日黎真主党武装在萨巴阿农场地区袭击了以军巡逻车队，打死 8 名以士兵，生擒 2 人。对此，以色列进行报复是必然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以对黎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血腥战争。以军战机对黎境内 7000 个目标实施空袭，以军舰艇对黎实施 2500 次炮击，其地面部队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侵

入黎南部地区，造成黎 1110 人死亡，4000 多人受伤，约百万人逃离家园，至今仍有 20 万人无家可归。以军参谋长在开战之初就扬言，要让黎基础设施倒退 20 年。^{[5] 10-12}以军的这句狠话似已落实，然而消灭黎真主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目标并未实现。

真主党领导人坦言，没有估计到以这次反应如此强烈。^[6]在 34 天的战争中，真主党向以方境内共发射 3970 枚火箭，把以第三大城市海法列为打击目标。以地面部队在黎南部地区遭到真主党游击队的顽强抵抗，以方 157 人死亡，1400 多人受伤，近 30 万居民逃离北部家园。真主党的战斗力超出以方估计。

黎以冲突之初，美就公开支持以色列，强调面对真主党的“恐怖袭击”，以有权自卫，并将矛头指向伊朗和叙利亚，指责它们支持真主党的“恐怖活动”。战初，包括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舆论曾多次批评真主党挑起冲突，黎政府辩称对真主党袭击事先毫不知情，并谴责以军犯黎。然而，随着以军对黎滥杀无辜的加剧，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以用武过度，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制止黎以武装冲突。美国伙同英国加紧向以运送弹药，且多次阻挠安理会讨论谴责以滥杀无辜、要求立即停火的议案。赖斯国务卿两次突访中东，强调停火方案“必须有持久性和延续性”，旨在为以消灭真主党武装争取更多时间。7 月 25 日赖斯又宣称：“新中东形成的时机已到”，黎所遭受的伤亡和破坏，只不过是“新中东诞生前的阵痛”^[7]。

以色列的暴行以及美公然“纵以侵黎”的劣行激起了阿拉伯世界及伊斯兰国家的强烈不满和欧洲国家的批评和担忧。与此同时，以围剿真主党的战事并不顺利，而真主党在黎国内支持率却上升至 86.9%^[7]，被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普遍视为“抗以英雄”。美国被迫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安理会谋求黎以停止冲突。美原主张派遣北约领导的多国部队进驻黎南部地区后再停火，让多国部队协同黎政府军解除真主党武装。因黎政府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坚持，安理会采纳了黎政府提出的七点停火方案的部分内容，通过了相对折中的 1701 号决议。8 月 14 日黎以停火，10 月 1 日以军宣布从黎撤出。

黎以冲突虽已停止，但引发冲突的诸种因素仍然存在，冲突再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黎国内不同派别因 2005 年 2 月前总理哈里里遇刺身亡而激化的分歧和矛盾，并未因这场冲突而解决，大国和邻国出于自身利益继续插手黎内部事务，黎政局充满变数。真主党利用在黎以冲突中增长的声威，要求改组政府，让什叶派能在政府中拥有举足轻重的 1/3 的部长席位。西尼乌拉总理所代表的议会多数派不接受。结果 6 名什叶派部长辞职，总统拉胡德宣布政府因什叶派部长辞职不再具有合法性。对西尼乌拉政府批准联合国关于哈里里遇刺设立国际法庭的议案，拉胡德也致函联合国称政府批准无效，导致反叙利亚的议会多数派公开要求总统拉胡德下台。就在总统与总理、真主党与政府间矛盾公开化、白热化之际，属基督教马龙派长枪党的工业部长皮埃尔·杰马耶勒遇刺身亡。皮埃尔是黎前总统阿明·杰马耶勒之子，是黎反叙阵营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被害使反叙阵营再次将矛头指向叙利亚。真主党则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指责西尼乌拉亲美，要求政府下台，重组民族联合政府。黎巴嫩问题已成为中东地区又一热点。

三、伊拉克乱局越演越烈，出路难觅

伊拉克安全形势继续恶化，爆炸、枪杀、绑架事件有增无减。美军仍是武装分子袭击的主要目标，路边炸弹和狙击手已成为美军疲于应付的两大杀手。2006 年 10 月，驻伊美军死亡 103 人，创 2005 年单月死亡人数新高，12 月 6 日美“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提交的报告称，伊拉克战争以来驻伊美军死亡总数已达 2900 人。^[8]

目前，伊拉克境内教派冲突和种族矛盾日益凸现，其中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间的仇杀、什叶派内部的权力和影响之争，以及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间的矛盾所导致的血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仅2006年10月就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在各类暴力事件中丧生，这是2003年伊战以来伊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接着，11月14日一伙身穿警服的武装人员闯入巴格达伊高等教育部，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了约100名人质后乘车逃离；11月23日萨德尔城又遭到五起汽车炸弹和迫击炮袭击造成200余人死亡，250多人受伤，成为伊战爆发以来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血腥袭击。^[9]萨德尔城是反美什叶派宗教人士萨德尔领导的“迈赫迪军”的重要据点，什叶派穆斯林随后便对逊尼派穆斯林进行了一系列报复。据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小组的调查报告称，自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者已超过65万人，约有150万人被迫逃离伊拉克。^[10]

2006年5月，几经周折，伊联合政府终于正式成立，什叶派人士马利基出任总理，提出对话与和解计划，致力于解散各派武装，为外国军队撤出创造条件，着力解决安全问题以改善人民生活等。半年已过，目标却无一实现，且乱局每况愈下，军警不能维持治安，伊政府形同虚设。

造成伊拉克当前乱局的原因何在？布什总统坚持认为是基地组织开展的袭击和挑动教派冲突所致。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当然是造成伊拉克乱局的因素之一，但并非本质和主要原因。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6年11月6日发表的《反思伊拉克：前进的道路》一文中指出：在伊拉克安巴尔等地的抵抗活动主要不是圣战分子向美国发动的宗教战争，而是逊尼派在争夺这个国家的控制权。伊拉克被基地式的组织控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组织会遭到约占伊人口85%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强烈反对。民意调查也都显示，绝大多数逊尼派对基地组织和本·拉登表示反感。如果什叶派和逊尼派达成协议，基地组织在数月内就会被边缘化。^[11]

伊拉克逊尼派反美并与什叶派仇杀完全是由美国的伊拉克政策造成的：（一）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将什叶派推上伊拉克统治地位，解散了原本由逊尼派控制的前伊拉克军队，取缔了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复兴党，解雇了多为逊尼派的5万名政府官员，关闭了多由逊尼派经营的数千家国有企业，这些失去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甚至谋生手段的逊尼派穆斯林，反美情绪格外强烈，他们视新上台的什叶派穆斯林为仇敌，其中一些逊尼派穆斯林甚至成为反美武装力量的骨干或领袖；（二）由于安全形势严峻、经济无法恢复，伊失业率持续上升。扎卡里亚认为，按保守估计，伊拉克失业率在30%~40%左右。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社会治安相对正常，非库尔德人地区失业率接近50%，而在逊尼派三角地带的部分地区，失业率已超过了70%。^[11]如此高的失业率延续3年之久，任何国家的平民都会爆发骚乱；（三）美国组建的伊拉克政府军警部队，基本上是由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组成。逊尼派穆斯林为此深感威胁增大，他们反抗必会更加猛烈；（四）伊拉克什叶派虽因美军入侵而得势掌权，但并非都是美军的合作者。萨德尔领导的“迈赫迪军”就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此外，伊拉克什叶派与伊朗什叶派联系密切，而伊朗又与美关系紧张。因此，美担心伊拉克什叶派掌握绝对权力会导致两伊什叶派联手反美，从自身利益出发，美不愿过分削弱伊拉克逊尼派势力，而需要用逊尼派力量来牵制什叶派。

伊拉克各派都在为美军撤离做准备，为控制美国撤出后的伊拉克展开权力争夺，竞相壮大各自的武装力量。教派和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正向内战演变。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认为伊拉克几乎陷入内战，民众的处境甚至比陷入内战还要糟。美军既无力制止反美武装的袭击，也无法阻止伊教派间的血腥仇杀。

四、伊朗核问题仍陷僵局

2006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在8月31日前暂停所有铀浓缩活动，

否则将面临国际制裁。限期过后，伊朗不仅没有停止铀浓缩活动，反宣布制造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将增至6万台。11月14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宣称：“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在明年3月20日前，我们将庆祝自己完全掌握核技术。”^[12]与此同时，伊朗高级官员反复声称愿与欧盟继续谈判，强调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有关各方应坚持走谈判的道路。

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西方舆论认为有三种选择：一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二是安理会通过制裁决议迫使伊朗弃核；三是用军事打击来摧毁伊朗核设施或更换伊朗政权。美国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及俄罗斯在反对伊朗拥有核技术上立场基本一致，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各方因利益不同而产生分歧，伊朗便利用三方面的分歧与国际社会展开周旋。10月29日，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巴林六国海军在巴林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联合演习，旨在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设备的扩散。11月2日，伊朗即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予以还击。

从切身利益出发，中东地区国家都十分关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坚决反对伊朗拥核。以国防部副部长向《耶路撒冷邮报》发表谈话说，以色列可能采取“预防性行动”以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迅速回应：“如果以色列愚蠢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及其革命卫队的回应将是迅速、坚定和毁灭性的。”^[13]一些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拥核也忧心忡忡，它们主张在中东建立无核区，批评美国搞双重标准，纵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同时也不愿看到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伊朗这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拥有核武器。阿盟秘书长穆萨指出：“任何拥有核武器的中东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是威胁。”^[14]显然，这番话既针对以色列，也针对伊朗。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最近都表示要开展和平利用核能。

伊朗坚持要掌握核技术，既是要“拥核自强”，也是想“拥核自保”。伊朗一直自视为地区大国，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铲除了伊朗的两大宿敌，什叶派穆斯林主导伊拉克政府也为伊朗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伊朗要在地区发挥影响的欲望不断膨胀。而美国一直敌视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公然称其为“邪恶轴心国”，竭力颠覆伊政权，威胁对伊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因此，地区称雄的欲望和对美国军事打击的担心坚定了伊朗拥核的决心。伊朗方面认为，美因深陷伊拉克战争，再加上欧、俄的牵制，难以在短期内下决心对伊朗动用武力，而且，伊朗也不指望布什政府根本改变敌视伊朗的现行政策。目前，伊朗的策略是以软硬两手争取时间，加速发展核技术，待2008年美国大选后再根据美新政府的对伊朗态度确定新对策。

五、恐怖暴力活动越反越多，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把反恐和防扩散提升到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五年以来的美国本土虽未发生恶性恐怖事件，但暴力活动却在伊拉克、巴勒斯坦愈演愈烈，在中东地区扩散，且还向西蔓延到欧洲，向东危害到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其中，中亚主要受三股势力危害，南亚因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背景，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中东、西欧、东南亚所发生的恐怖暴力活动则有一些共同特点：从事这类活动的主要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袭击的目标是美国、以色列及美国的盟友；这些势力已趋分散化、本土化，基地组织对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非拥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沙特发生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西方人的居住区，埃及发生的爆炸往往在西方人及以色列人光顾的海滨旅游胜地，约旦发生的爆炸是西方人和以色列人常来常往的五星级饭店。

中东地区的恐怖暴力活动越反越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反恐战争，伤害

了阿拉伯—伊斯兰民众的感情，且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因而激起强烈的反美、仇美情绪，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煽动宣扬“圣战”提供了土壤。“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从一开始矛头就指向它认定的反美的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美国先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击溃基地组织。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劣迹斑斑，这场战争为国际社会所认可。随后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是萨达姆政权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勾结，但美国始终无法提供证据。对这场战争，联合国拒绝授权，全世界普遍反对，但美仍悍然入侵伊拉克。美国后来终于承认发动伊战的两项理由均属于虚乌有，这让阿拉伯—伊斯兰民众认清了美发动反恐战争旨在打击反美势力，进一步控制中东并为其霸权服务。伊拉克战争给伊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导致地区形势更加动荡，使伊拉克成为恐怖暴力活动的重要平台，也刺激了恐怖活动的不断扩散。美国还将巴以冲突纳入反恐范畴，指责巴勒斯坦反以占领为恐怖主义，而将以色列对巴人的定点清除和血腥杀戮视为反恐行动。美不仅把哈马斯和真主党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而且还指责时任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包庇和支持恐怖主义。巴以冲突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来为收复被占领土、恢复民族合法权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场斗争已成为所有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但长期以来因美国偏袒以色列，巴以冲突一直得不到公正解决，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反美、仇美的重要原因。美国将巴以冲突纳入反恐范畴，更是伤害了阿拉伯—伊斯兰民众的感情，使他们认识到美国的反恐战争具有强烈的文明冲突色彩，矛头所指是伊斯兰。美国宣称中东地区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原因是该地区缺乏“民主”，因此提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要用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来改造伊斯兰教世界，且将一些不听命于美的中东国家冠之以“无赖”、“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等恶名，予以打击和颠覆。美国政府坚持“打击”加“改造”的方式对中东地区进行“标本兼治”。埃及开罗大学教授哈桑·纳法阿说，“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感到，美国想利用反恐战争改变这些地区的宗教、教育和文化制度。他们同时感到，这不是反恐战争，而是反对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战争，美国政策更多的是侵略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15]

在美、欧反恐行动中，穆斯林常被视为怀疑和防范的主要目标。一个现象发人深省：在欧洲国家从事恐怖活动中的人中，有一些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他们拥有驻在国国籍，接受当地教育，精通当地语言。但美、欧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自身遭受的歧视和排挤，使其倍感屈辱和不平，他们由愤懑而仇恨，进而走向恐怖暴力之路。伊斯兰极端势力正是利用美国中东政策和反恐战争在阿拉伯—伊斯兰民众中激起的强烈反感和仇恨，招兵买马，壮大自己。尽管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势力从不同立场出发实现相异目标，但却造成相同后果：煽动和制造文明冲突——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这就是恐怖主义越反越多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本原因。

2006年8月31日，布什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强调这是“一场21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是艰苦而漫长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继承者”。^[16]如何解读布什总统的上述言论？（一）布什总统认识到，反恐战争虽然已进行5年多，但反恐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益严峻。他用“法西斯”来定义恐怖主义，既要以此动员美国及世界公众支持这场“艰苦而长期的战争”；也反映出他对恐怖活动越反越猖獗的无奈。（二）布什总统强调反恐战争是“意识形态决战”，一方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敌对方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对美国领导人公然将伊斯兰与法西斯相提并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在将伊斯兰妖魔化。有人辩解说：“伊斯兰法西斯”是指伊斯兰世界中继承

法西斯的势力，正是为了区别于广义的伊斯兰。美国推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就认为中东国家因缺乏民主而滋生恐怖主义，因此要用“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改造伊斯兰社会。美国将它最反感的地区国家称之为“暴政前哨”，属于应进行“政权更迭”的“邪恶国家”。在发动“反恐战争”不久，布什曾扬言，这是一场“新十字军东征”。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与“西方民主自由力量”间正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决战”的概念不难看出，美国新保守主义认为西方社会与伊斯兰世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明冲突”，这是一种“生死存亡”的冲突。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恐怖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两个不同概念，为拔高恐怖主义的威胁，进行不伦不类的类比，对反恐本身并无益处。而煽动和制造“文明冲突”，将伊斯兰妖魔化对反恐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综上所述，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不断激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美国不从根本上改变其中东政策，矛盾还会继续加剧。伊斯兰问题虽渐成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应过分夸大彼此间的矛盾。有人认为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已上升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似乎根据不足。伊斯兰世界有 57 个国家，分布在广大的亚非地区，除都信奉伊斯兰教外，社会 and 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内外政策取向各不相同。除伊朗公开与美对抗、叙利亚和苏丹因受到美国重点打压而极力避免与美正面碰撞外，其他国家有的也与美存有分歧和矛盾，但都将保持和发展与美国的正常关系，有不少国家长期与美保持密切关系。广大民众不满美国的霸权行径，不时以游行、示威及闹事方式发泄反美、仇美情绪，而“漫画事件”、梵蒂冈教皇的“圣战”言论更是火上浇油。广大民众的这种仇视情绪一方面为伊朗极端势力所利用，另一方面又受到本国政府的疏导和控制。至于伊斯兰激进势力，除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已取得执政地位、黎巴嫩的真主党拥有武装并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参政、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具有相当实力外，在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处于不合法地位，其活动受到政府的防范、限制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呈发展之势，主要是美国的霸权行径不得人心所致。

六、美国调整伊拉克及中东政策势在必行，但难度很大

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乱局表明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失败。国际社会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增多，美民众对布什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共和党主要因伊拉克乱局而在中期选举中败北，失去在众参两院的多数派地位。共和党担心势态持续下去会影响 2008 年的总统大选，内部出现的政策之争，已使布什总统被迫接受伊战元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辞职。如何调整伊拉克政策，一些政客和学者建言献策，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一）有人认为，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冲突，美应推动重启巴以和谈，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此缓解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强烈的反美、仇美情绪，从而争取阿拉伯国家的配合，为稳定伊拉克乱局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是一项颇有见地的建言。约旦国王阿卜杜拉 11 月 27 日指出：“虽然美国人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伊拉克，但是当地人仍然认为，除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找到共存途径，否则中东任何地区都没有和平可言。巴以之间存在的问题，会引发整个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安全、怨恨和不满。”^[17] 欧洲国家也多次规劝布什政府多关注巴以问题。

但布什政府始终未将巴以问题置于其中东战略的重点地位，“9·11”事件后，美却将巴以冲突纳入反恐战争范畴，强压阿拉法特解除巴激进组织武装，完全放弃暴力抗以，使得巴以问题更难解决。布什政府认为，一旦解决了伊拉克问题，使伊成为中东民主自由的榜样，巴勒斯坦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美、以对阿拉法特的百般打压和侮辱更是刺痛了阿拉伯—伊斯兰民众的心。阿拉法特去世后，力主依靠美国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的阿巴斯继任主席，美国和以色列也没有在巴

以和谈方面作出必要的让步，给予阿巴斯向巴人显示其力主和谈政策切实可行的资源。加上法塔赫长期以来的腐败积弊，2006年初巴立法委大选，法塔赫败于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美在推动巴以和谈方面投入不多，而在偏袒以色列方面走得更远。结果以有恃无恐，不断侵犯加沙，滥杀无辜。近来，美酝酿调整其中东政策，以态度略有松动，似有可能应打破当前僵局、重启巴以和谈，这取决于：第一，要推动法塔赫与哈马斯组成联合政府；第二，以色列停止对巴军事打击，巴方阻止激进派别袭以；第三，和谈恢复后，美要压以作出必要的让步，满足巴方在领土等方面的最低要求，使和谈取得切实进展。这对美国决策者是否明智，能否正确决断，又是一次考验。

(二)有人主张美国与伊朗和叙利亚直接对话，敦促两国在稳定伊拉克局势方面与美合作。美前国务卿、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负责人之一詹姆斯·贝克、美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以及英国首相布莱尔都持此主张。贝克说：“我认为与敌人对话有好处，对话的对象不应该仅限于朋友。”^[18]伊拉克与土耳其、伊朗、科威特、沙特、约旦、叙利亚为邻。土、科、沙、约四国与美关系良好，积极与美配合。美认为反美人员和武器弹药主要是从叙利亚和伊朗进入伊拉克的。驻伊美军发言人最近也声称：“外国武装分子不断从叙利亚进入伊拉克，每月大约 70~100 人。”^[19]如果伊朗和叙利亚与美合作，就有可能切断伊拉克境内反美武装势力的外援。此外，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关系密切，对伊拉克局势拥有不容忽视的特殊影响。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美与伊朗关系一直紧张。近几年两国又因伊朗核问题而针锋相对。美与叙利亚关系原本不坏，“9·11”事件后，美改变对叙态度，指责叙包庇恐怖组织、支持伊拉克反美武装。2005年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身亡，美法联手在黎煽起反叙浪潮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逼叙从黎撤出全部驻军。面对美国的高压，伊朗以软硬两手与美周旋；叙则节节退让，避免与美直接碰撞。布什政府尚未决定是否与伊朗和叙利亚直接对话，伊朗和叙利亚已加强了对伊拉克问题的关注程度。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 11 月 27 日访问伊朗时表示：“我们需要伊朗全方位的帮助以打击恐怖主义，重建安全与稳定的伊拉克局势。”伊朗总统内贾德则表示：“伊朗将尽其所能帮助伊拉克兄弟，以巩固伊拉克的安全。”^[20]叙外长瓦利德·穆阿利姆于 11 月 19 日首次访问伊拉克时表示：叙利亚将协助伊拉克镇压反叛分子，“保障伊拉克的安全是保障叙利亚安全的很重要的一部分。”^[19]双方还决定恢复已中断 24 年的外交关系。^[19]不难看出，伊朗和叙利亚都有通过伊拉克问题促美调整其对伊朗和叙利亚政策的意图。当前，伊朗希望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态度松动，叙利亚除了要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外，还希望美国认可叙对黎巴嫩保持一定的影响。美在稳定伊拉克局势方面，确实需要伊朗和叙利亚的配合，但美又不得不斟酌：第一，为此美需要而又能够向两国付出多大回报；第二，一旦伊朗和叙利亚堂而皇之地介入伊拉克事务，除了配合美稳定伊拉克局势外，势必会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这对美到底是福还是祸。

(三)有人建议美国停止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认为：“民主化不可能从外部强加，它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内部转变过程。一些构成复杂又缺乏民主基础的国家，是不可能以武力强加民主的。美国确定的西方对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政策产生的是与所追求的目的相反的结果：它远没有削弱伊斯兰圣战主义，却促使温和的穆斯林走向极端，削弱了我们本应该支持的那些主张改革、开放与和平的穆斯林的力量。”^[21]

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主观愿望是在中东培植亲美的民主派势力，逐步取代美国认为不民主的现政权，矛头指向地区国家当权集团。这引起了各国政府的警觉、防范和抵制，一些国家在美国的高压下放松了某些控制，结果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乘机发展。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议席，巴勒斯坦哈马斯在立法选举中获胜，取得组阁执政地位等。不论是亲美民主派势力，还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它们的发展均对地区国家现政权构成威胁。中东广

大民众长期信奉伊斯兰教，珍惜民族传统文化，也拒绝接受外部强加的西方价值观。实践表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在中东地区不得人心，难以成功。在黎以冲突期间，美国务卿赖斯宣称，“新中东”形成的时机已到，但迄今未见美官方对“新中东”概念的阐述。人们注意到，美国中东政策已有调整，暂缓推行民主改革计划，着力改善与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大国关系，集中力量打击地区反美国家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然而，布什政府在全球所推行的美式民主与自由价值观，是美谋求全球称霸的思想支柱。布什总统8月底宣称：“西方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正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决战”。美国白宫网站2006年9月发表题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报告指出：“打赢反恐战争的长期解决办法是通过高效的民主来推行自由与人类的尊严”，“高效民主是针对今天的恐怖主义的长期的解毒剂。”^[22]由此看来，布什政府恐难放弃“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最多会在手法上较前隐蔽和灵活些、在进度上较前徐缓些而已。

(四)有人提出“三分伊拉克”方案。此方案将伊拉克分裂成北部库尔德国、中部逊尼派国和南部什叶派国或上述三个地区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仅在外交、国防和贸易领域保留少量职责。支持分治方案的人认为，伊拉克已分崩离析，分治或可缓和教派间的暴力冲突。10月11日伊拉克国民议会已通过一项法案，确立国家实行联邦制，这从法理上为分治提供了依据。更多的人反对分治方案，认为它将导致更大的战乱，后果十分严重：第一，40%的伊拉克人口居住在巴格达等教派混杂区，分治只会加剧暴力冲突并迫使数以千计的人离开家园；第二，伊拉克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和南部什叶派穆斯林集中地区。伊拉克战争已使逊尼派穆斯林失去对全国的政治控制权，分治又将剥夺逊尼派分享国家石油资源的权利，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三，库尔德人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交界处，总人口约3200万。伊拉克库尔德人约500万。在土耳其库尔德人要求自治和独立一直是政府的一大心病。伊拉克库尔德人实际上已高度自治，如再实行分治方案，势必会刺激邻国库尔德人独立倾向，且分治方案已引起伊拉克邻国的不安和反对；第四，分治方案将制造一个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国家，它很可能与邻近的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建立特殊关系，这是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多数阿拉伯国家所不愿看到的，也不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布什总统多次表示反对伊拉克分治方案。11月30日布什总统在约旦首都安曼会见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后向记者说，马利基在同他会谈时明确表示，分裂伊拉克不是伊拉克人民所希望的，任何分裂活动将只会导致暴力活动的增加。^[23]12月4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伊朗，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维护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伊拉克任何形式的分裂都会给该地区带来灾难。^[24]阿拉伯国家也反对分裂伊拉克。尽管如此，伊拉克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

(五)对驻伊拉克美军的去留有多种选择方案：1.增兵。认为目前14万多驻军不足以应付伊拉克乱局，应增派部队，围剿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这是少数人的极端主张，不可能为政府和国会所接受；2.立即全部撤军。持此主张者援引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承认失败之例为据，从越南撤军。然而伊拉克不是越南，在目前伊拉克教派激烈冲突的情况下，美国立即撤军，伊拉克很可能陷入内战。美国发动战争、造成乱局后，一走了事，势必将背上不负责任的骂名，从而在国际上威信扫地。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伊拉克有着重大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可能轻易放弃对伊拉克的控制；3.逐步撤军或先短时期增兵，然后再逐步撤军，同时改变美军在伊任务。陆续将驻伊美军减少到6~7万人，把维持治安任务逐步移交给伊拉克军警，美军由战斗任务转变为培训、支持、顾问职能，美军驻扎在军事基地内，发挥威慑作用。可见，第三种方案既能满足于美国内民众撤军要求，又可减少美军的伤亡，同时仍保持美国对伊拉克的控制。估计布什政府大体会选择第三方案。但问题的关键是，伊拉克军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效维持伊拉克治安？伊拉克乱局是持续恶化，还是逐步好转？这些现实问题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12月6日美国伊拉克问题研究

小组向布什总统提交了题为“前进之路——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的报告。报告认为，伊拉克局势严峻，并且还在恶化，美国在伊拉克没有取得成功，也没有什么途径能确保在那里获得成功。该小组负责人之一，前国务卿贝克明确指出：“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伊拉克问题。”报告向布什政府提出 79 项建议，可归纳成如下三方面：1. 建立一个国际支持机制，帮助伊拉克稳定局势。如召开阿拉伯国家和伊拉克邻国参加的地区会议，与对伊拉克有重要影响的伊朗和叙利亚展开直接对话；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等；2. 推动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和解，帮助伊拉克政府尽快负起安全与治理国家的责任；3. 反对美立即从伊拉克撤军，也不主张大举增兵，建议美军于 2008 年第一季度撤出全部战斗旅（但这也视情形而定），驻伊美军由战斗任务转化为培训与顾问、支援和救助等。在战斗部队撤出后，美仍要在伊拉克和中东其他国家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地保留驻军。^[25]

布什总统在收到该报告后表示，他将认真对待这些建议，也希望国会能认真考虑，虽然国会和政府可能不会同意报告中的观点和建议。12 月 7 日布什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白宫会晤后联合会见记者，两人都承认伊拉克局势严重，在这一困难时刻，美英必须对伊拉克采取新对策。布什还强调，美军最早在 2008 年初从伊撤军，伊朗和叙利亚可以参加有关伊拉克问题的会议，但这两国必须同意终止对激进分子的支持并承诺支持伊拉克政府；布莱尔则强调，必须以解决巴以冲突为基础来化解恐怖主义，研究小组的报告提供了向前迈进的强大步骤，新政策若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26] 布什政府原定于 2006 年 12 月宣布对伊拉克新政策，后又决定推迟到 2007 年初。不难看出，美决策层内部仍存分歧，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进退两难。

总之，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已失败，伊拉克陷入乱局并可能继续恶化；布什政府调整政策势在必行；研究小组及其他人士提出的政策建议，布什政府不可能全盘接受，原则接受了的不一定能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后的政策也不是“灵丹妙药”；伊拉克局势充满变数，要实现稳定难度很大。可以肯定，在布什总统剩下的两年任期内，伊拉克问题以及中东其他热点问题将会成为始终困扰他的重大难题。

[参考文献]

- [1] 刘欣伟. 哈马斯首次威胁袭击美在中东目标 [N]. 光明日报, 2006-11-10 (12).
- [2] 一票否决, 美再为以开绿灯 [N]. 解放日报, 2006-11-13 (6).
- [3] 黄晓南, 朱剑慧. 奥尔默特访美后拿到“回礼” [N]. 解放日报, 2006-11-15 (3).
- [4] 黄培昭. 停火虽然脆弱, 局势有望好转 [N]. 人民日报, 2006-11-27 (3).
- [5] 王京烈. 黎以冲突与中东局势 [J]. 亚非纵横, 2006 (5).
- [6] 王锁劳. 黎以战争与美国的“新中东” [J]. 亚非纵横, 2006 (5).
- [7] 安维华. 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 [J]. 亚非纵横, 2006 (5).
- [8] 吴建友. 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面临压力 [N]. 光明日报, 2006-12-08 (12).
- [9] 马海兵. 伊战以来最惨重的血腥袭击 [N]. 光明日报, 2006-11-25 (3).
- [10] 李玉东. 伊拉克困局难解 [N]. 光明日报, 2006-11-17 (9).
- [11] 法里德·扎卡里亚. 反思伊拉克: 前进的道路 [J]. 新闻周刊, 2006-11-06 // 参考资料, 2006-11-27.
- [12] 伊朗称: 明年 3 月完全掌握核技术 [N]. 解放日报, 2006-11-16 (6).
- [13] 李玉东. 伊朗称将迅速回应以色列袭击 [N]. 光明日报, 2006-11-14 (12).
- [14] 周戎. 伊朗核危机解析 [N]. 光明日报, 2006-11-10 (9).
- [15] 林建杨, 杨媛媛, 王金英. 美“反恐战争”将中东越搞越乱 [N]. 参考消息, 2006-09-07 (10).

- [16] 石河.美国重新定义“反恐战争”——写在“9.11”事件五周年之际 [N].光明日报,2006-09-08 (9) .
- [17] 老任.中东面临内战危机, 布什切尼紧急救助 [EB/OL]. 人民网 [2006-11-27].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5092741.html>.
- [18] 乔舒亚·库塞拉.伊拉克行动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甚至深孚众望的政坛能人也这样认为 [N].南华早报,2006-11-18//参考资料,2006-12-04.
- [19] 美指叙监控不力, 每月近百武装分子由叙入伊 [EB/OL]. 人民网 [2006-11-21],
<http://world.people.com.cn/GB/inder.html>.
- [20] 徐伊俨,梁有昶.两伊总统会晤 共谋稳定时局 [N].人民日报,2006-11-29 (3) .
- [21] 对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及以色列前驻法国大使巴尔纳维的采访.法国费加罗报,2006-09-16//参考资料,2006-09-29 (34) .
- [22] 美政府发布新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 [N].参考资料,2006-12-04.
- [23] 蒋少清,胡浩.美拟将维护安全任务移交伊军 [N].解放日报,2006-12-01 (3) .
- [24] 李玉东.土伊就地区热点问题达成共识 [N].光明日报,2006-12-05 (12) .
- [25] 李学红.解决伊拉克局势没有灵丹妙药 [EB/OL]. 人民网 [2006-12-07].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513831.html>.
- [26] 布什会晤布莱尔: 伊拉克局势恶化 须采取新对策 [EB/OL]. 人民网 [2006-12-09].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42355/5142762.html>.

Another Year of Upheaval

--The Attributes of the Hot-Sp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2006

AN Hui-hou

Abstract In 2006, the hot-spot issues began to escalate in the Middle East, such as the worsening Palestine-Israeli conflicts, the Lebanon-Israeli War, the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Iraqi religious groups, the deadlock of Iranian nuclear issue,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egional terrorist attacks. US Middle East policy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worsening regional conflicts. Hence, it's urgent for US to readjust it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The Hot-sp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Escalation; US Middle East Policy; Readjustment

(责任编辑:马丽蓉)